

下編

第一章 新疆統一及其憂患

民國元年至十七年主持新政者爲楊增新，增新字鼎臣，雲南蒙自人，光緒己丑科進士，籤令甘肅即用知縣，歷任甘肅藩署新餉委員、文案等職，旋署中衛縣，政績優異，升河州知州，復保升知府而至道員。光緒末年，新疆藩司王樹枏言諸新撫聯魁，奏調來新，以道員候補。旋補阿克蘇兵備道，未幾調鎮迪道兼提法使。革命軍起，代表袁大化而爲新疆都督。後改爲省長兼督軍。

楊氏才智絕倫，機警過人，一身兼統軍民兩政，垂十七年，先後統一新疆、伊塔、阿爾泰之政權，調和各族之人心，改良吏治，開闢荒地，平定內亂，抵禦外侮，其結果使新疆安如磐石。反觀內地，鼎革以來，干戈雲擾，自相殘殺，民不聊生，國勢日弱，惟新疆既不捲入內戰漩渦，復不被外人侵凌，洵不愧爲塞外桃源。本章將新疆之革命，與楊增新取得政權之由來，及其在職時之各種內憂外患，一一詳述之。

第一節 迪化革命

滿清政府之衰也，屢挫於列強，割地賠款之不足，復訂立種種束縛條約，因此政治被人干涉，經濟任人掙取，文化受人侵略，全國民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！於是有中華民族之救主，世界人類之導師孫中山先生應運而起，組織同盟會，提倡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建立五族共和政府，其說一出，有志之士聞風響應，故同盟會會員佈滿國內外，到處起義，前仆後繼，曾不稍懈，雖退荒之新疆，亦有革命種子散佈其地，此迪化、伊犁革命之所由來也。雖失敗成功原有不同，而足供吾人之憑弔紀念則一也。

(一) 革命前之驚擾 新疆番漢雜處，五方輻輳，多游勇流氓，哥老會，習性梟桀，往往乘內地有事，聚衆起事。庚戌六月，有王高升者，揭竿起事於迪化，一夫攘臂，四起響應。三十載之塵肆，菁華積聚，燼爲灰燼，於是羣不軌之徒以官府之易與也，居恆蓄意快志，常觀地方之多故，思得間以求一逞。街巷偶語，輒以甘心八大家爲詞。八大家者，迪化津商之巨擘也。辛亥九月，西安起義，警報傳至，省城大震，革命黨人躍躍思動。於是有十一月初九日迪化革命之役。

先是有湘人劉先俊者，爲留日陸軍學生，因感介紹，投効於新疆。巡撫袁大化委以督練處教練官，不受。堅辭求去。復贈予旅費，又不受，而請給驛馬，馳傳東歸。時兵事方棘，秦隴道梗，袁慮其假官符以生事也，故不許其請。當是時，東南革命軍起，各省獨立之檄，喧傳道路，謠言繁興，新省官民，惴惴憂懼，以爲變在旦夕，但未知變之所從起也。有密告者，袁大化一鎮之以靜，以爲新疆邊陲之地，密邇強鄰，兵單財乏，無一足以自立，且人民知識程度，不及內地什一，宜保土安民，以觀其變，不宜張空名召實禍，故不贊成革命，令敢有暴動者，是爲亂民，殺無赦。然自是以來流言四布，

居民數驚。督練公所門前，得匿名揭帖，聲言將於某日起事。城中商民，頻遭禍亂，創鉅痛深，懼蹈往歲覆轍，乃首先告變，謂劉先俊實主其謀。時十一月朔日事也。於是官府戒嚴，上下震驚。袁令馬隊營官劉雨沛，密偵先俊蹤跡，迫令出境。劉雨沛奔走三日，偵騎四出，竟不能得。初七初八兩日，哄傳事變將作，人民持錢帖向店肆兌換現錢者，途爲之塞。而津商八大家門前，擁擠尤甚。兵警分布彈壓，如臨大敵。

(二)起事之情形 初九日有黨人某某詣轅投首，呈名單一紙，大半皆哥老會中人，而先俊實爲其首領，潛通標營，散放票布。袁不動聲色，召集衛隊，嚴裝以待。部署已定，先捕獲黨人總統唐小雲，幫統陳光模，殺之時已薄暮，先俊知謀已洩，突率黨徒百餘人，左臂纏白布，各持槍械，假作巡夜之狀。直攻撫署東營。東營兵之小部欲爲革黨內應，被幫帶某極力鎮壓，手殺數人，始懼伏不敢動。衛隊隊官王學斌督隊襲擊革黨於督練公所牆東，擊死黨人數名，王學斌亦受傷。革黨取東營之計失敗。復進撲陸軍礮營。斬關直入。督隊官鄧玉山，躍登短垣，周呼指揮。革軍舉槍射殺之。適有礮兵三十名，荷槍將出巡，與革軍遇於門外，互相射擊，屢進屢退。革軍知敵有備，舍之而去，取礮營之計又失敗。復進攻擊第一區，遇區官桂瑞麟率警開槍迎戰。先俊計劃，先攻礮營，奪礮登城，轟擊各官署。今數處皆不得手，士氣大沮。乃紛紛潰退，入據協警衙署，爲負固之計。

是時袁已飛檄調陸軍馬步隊入城，包圍協署，分扼要隘。先俊知事不可爲，黎明易服潛出，匿於劉猛將軍祠後豕圈中，爲敵所捕。袁命以軍令收束營槍械，罪止首要，餘皆不問。傳令至協署，不納。彈數從門隙飛出。袁又殞手諭，矢以大信，革軍不聽。擾攘終宵，至於翌晨，猶死抗不屈。中午，袁令陸軍協統王佩蘭置大礮於東城樓，轟擊協署。王固擅

神礮手之名，瞄測極準。連發三彈皆命中。革軍震慄，始繳械受縛。閱二日而事平。是役也，革黨首領先後被捕者有劉先俊、唐小雲、陳光模、陳菊芳四人，志士陣亡者數十人。

當局籌善後之法，凡東營協營兵，願歸農者撥迪化屬荒地，給以恩餉，至來年可耕之日為止。其願充兵役者，解送南疆，補營卡空額。計遣散二百餘人。民元後南疆哥老會勢力之興盛，此次被遣之兵有以助長之也。

(三) 失敗之原因 迪化革命失敗之原因有四：(1) 劉先俊到迪化祇有二月，情形未熟悉，人事未聯絡，運動未成熟，計劃未周詳，此為失敗之主要原因也。(2) 袁大化巡撫新疆之初，知陸軍氣習浮囂，非更換軍官，不能整頓，自協統標統隊官排長之類，皆換用關內帶來之親信人員。劉先俊在省運動革命時，陸軍軍官皆不附和。(註一)劉乃運動撫標中路巡防隊以起義。袁卒用陸軍力量以平定事變。(3) 劉先俊聯絡之哥老會徒其中有志之士雖不敢謂為全無一人，然大多數皆為流氓，不識革命之真義，志在藉機劫掠者。此輩平日街談偶語，輒以甘心津商八大家為詞。商人聞之，咸有戒心。當劉先俊被鞠訊時，承審官問曰：「爾所糾合之哥老會匪，亦知革命乎？能保秩序乎？設奸虜焚掠，爾能禁止乎？」皆應曰：「不暇審計。」官復指諸囚俘而詰之曰：「彼輩皆市井無賴，能助成大事乎？」則曰：「此大失著。固知其無能為役也。」(註二)(4) 商人祇重私利，不明種族大義，更不識革命主旨，且鑒於去歲焚劫之禍，以為劉先俊領導之革命亦事同一律，故不惟不敢附和，而且首先告變。有此數因，故迪化革命終歸失敗，志士頭顱，埋沒於荒煙蔓草中，寂寂無聞於世，茲可慨已。然不旬日，伊犁革命繼之而起。

(註一) 見補遺齊文續載呈報新疆軍隊情形。

(註二)參看辛亥紀事 (見鍾廣生著西疆備乘及袁大化著撫新紀程)

第二節 伊犁革命

迪化革命之失敗，繼之以伊犁革命，後者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，一是以新軍爲革命之中堅，二是得各族贊助爲革命之後盾。古人云勝敗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。徵於迪、伊二役而益信。

(一)革命之動機及其醞釀 前九年(光緒二十九年)秋，武昌日知會爲滿人所破獲，捕去革命同志，計有劉敬安、朱子龍等九人。其時黨人如馮一(即馮特民)、馮大樹等，皆因重大嫌疑，不能久置武漢，且清廷索之甚急，因思有以逃避。適湖北陸軍四十二標標統楊纘緒奉清廷電調出關，任駐伊犁陸軍協統。楊爲日本陸軍戶山學校畢業生，在日本卽已加入同盟會，回國後雖任職清廷，暗中則仍致力革命運動，故與馮特民、馮大樹等過從甚密。日知會案破，馮等不能安居內地，楊亦有在邊疆另謀發展之意，遂秘密攜此革命之種子，以期散播於邊陲，於是馮特民、馮大樹、李輔黃、郝可權、李克果、方孝慈、徐叔淵、辛澤宏、李英、周輔臣、藍少華等十餘人，皆雜於楊之軍中，隨楊出關。行抵西安，李夢彪加入；至蘭州，鄧寶珊亦願同往。因均同赴伊犁，而邊遠荒漠之新疆，從此遂瀰漫革命之空氣。

楊纘緒至伊犁後，卽將同去之革命份子，分佈於軍隊暨各機關中，極力運動革命，並創辦漢滿蒙回四種文字日報，籌設高初兩等校學。復命馮特民、李輔黃等運動鄂派軍人，李夢彪運動陝派軍人，馮大樹則運動該地回教徒及綠營。當時回教首領，因深恨左宗棠等在西北屠殺，尙與漢人挾怨。馮大樹乃告以「左宗棠雖漢人，但係滿清臣

子，左之屠殺，係奉滿清諭旨，其過當在滿清。滿清屠殺漢人，如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與屠殺回人，都是同一手段，今值漢人復仇之時，回人正應起來共同革命」等語。回民於是乃有相當之覺悟。不過邊遠區域之革命，其危險固什百倍於內地，非至運動成熟，其結果必遭失敗。因為邊陲有事，往往授異族侵略之機會，且滿蒙哈薩克及回民等，均富有戰鬪力，又多反對革命，全疆漢人無多，同志復佔少數，事苟不成，其後患不堪設想。且外人虎視眈眈，動輒受其牽掣。伊犁將軍廣福，爲人忠厚，頗得軍民信仰，故數年來竭力聯絡各族，運動軍隊，雖入黨者已日漸增多，然究不敢率爾起事。卽至辛亥十月間，劉先俊、彭翼仲、溫世霖等，利用回教，聯絡湘軍起義於迪化時，馮特民等躍躍欲試，楊纘緒則仍主持以鎮靜。及劉事敗，伊犁空氣，亦逐漸緊張，而其時伊犁將軍，則已更調志銳繼任矣。

志銳本由清廷自杭州調來。其人精明強幹，惟性質極貪婪兇殘，復以身爲光緒愛妃之兄故，益肆暴弱。彼至伊犁時，長江各省，形勢已變，消息傳至伊犁，人心浮動。而伊犁所有軍隊，多半自南洋調來，不免有所疑忌，遂將協統楊纘緒所統各團營軍官士兵，全行解散。是時多數兵士，皆自滿蒙旗挑選來者，所有冬令所服之皮衣皮褲，悉爲公家之物，志銳因逼令全數繳庫存儲，楊纘緒以天氣嚴寒，兵士無衣，必致凍斃，乃婉懇志銳，暫允各兵士穿回遊牧地再行繳庫。詎知志銳於各兵士離營後，暗派四領隊大臣，率隊於其經過之各要道，將皮衣褲悉數截下，以致各旗兵士，忍凍而回。遣回關內之軍官，又遲遲不給旅費。楊纘緒乃托詞辭職。在先志銳來伊犁時，曾帶來多數僅值銀一二錢之氈帽，各處勒消，索值每頂銀一兩，至期無銀繳納，則須納羊一頭，再逾期則須牛一頭，幾超過原價數十倍。至是已屆收賬期，人民蒙此剝削，怨聲載道，益以繳皮衣之事，軍民無不恨之切骨。楊纘緒等知有機可乘，乃遣黨人馮特

民，郝可權，李輔黃等，從中牖導，積極活動，而管理南庫軍火之黃立中，亦於是時暗地加入，革命勢力，愈加雄壯。時楊續緒猶在準備交代中，兵權固仍在握。至是乃極力聯絡新回首領及其有權勢者，又遣馮特民聯絡哥老會首領四川人徐開陽（字三泰）。蓋當時軍標，鎮標，綠營各官兵，大半係哥老會中人，故徐之潛勢力頗巨。因由楊續緒用協統關防，祕密委徐爲義勇軍團長。於是伊犁各軍，除新滿營，舊滿營外，其餘皆已運動成熟。此醞釀數年之伊犁革命，乃漸進而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（二）革命之經過 武昌首義，各省繼起，革命空氣，固所謂甚囂塵上，澎湃極矣，然而西北方面，則依然沉寂如故，黎元洪乃拍一密電，由上海陳都督英士自俄國轉至伊犁，略謂：「袁大化、升允、長庚、志銳等，謀擁宣統西遷；伊犁應迅速起義，響應武昌，以破彼偏安，而完成全民革命。」楊續緒接電後，乃召集黨人密商，決定於辛亥十一月十九日（即元年一月七日）起義。原定是晚十二時發動，後因探悉志銳已有察覺，並有十一時來攻協統署消息，乃改於晚八時舉事。猶恐外人橫加干涉，乃一面祕密照會俄領事，請其承認革命軍名義，並請其於革命軍發動時，嚴守中立，不得有任何干涉舉動。一面即派馮特民、黃立中佔領南庫，李輔黃佔領東門，接應城外馬騰雲、徐建國、周浩如、姜國勝、錢廣漢、蔡樂善、李彪，以及徐開陽、黃寶善、周獻臣等所率步、騎、工等隊入城。郝可權率礮隊攻將軍署，馮大樹攻副都統署，李夢彪、盧岐山、鄧寶珊、徐叔淵、李英等攻北庫。部署既定，即行發動。

當起事之先，陸軍小學教習春竹銘，曾向志銳告密。志銳以城內外均係滿蒙兵，且軍標、鎮標、滿蒙各盟旗練軍，不下數萬餘人，鎮攝有餘，態度頗爲鎮靜。至十九日軍標協陳甲福，都司馬雲亭復先後以革命軍將於十二時起事

進告，志銳始一面調滿蒙四愛曼駐防各盟旗練軍入城，一面調軍標及新舊滿營，於是晚撲攻協統署。不知革命軍已提前發動。李輔黃首先佔領東門，各軍入城，即紛至南庫領取子彈，軍威大振。郝可權率隊圍攻將軍署，志銳親兵不能敵，乃將大門緊閉，攀升屋頂，由屋上及牆隙放槍，與革命軍死戰。革命軍久攻不下，因派長於技術之官兵冒險越牆縱火，將軍署遂破。志銳乃由後花園越牆遁入東街烏協領衙門。同時副都統署亦爲馮大樹佔領，僅新滿營軍猶頑強抵抗。先是志銳調集各軍時，因鎮標尙遠在綏定，滿蒙四愛曼駐防各盟旗練軍，亦非三四日不能到達。故是時與革命軍敵對者，僅軍標及新舊滿營，而軍標見伊犁都統及錫泊厄魯特領隊大臣，皆逃入新舊滿營，將軍署及副都統衙門，業已失守，知大勢已去，乃相約保護市街。舊滿營亦經楊纘緒親往開導，曉以五族共和大義，及情勢之利害，各自退守汎地。惟新滿營正藍旗協領蒙庫泰，以北庫在其範圍內，舊式軍械及火藥均在其中，亟圖據此頑抗，且憑踞柵欄向革命軍猛施攻擊。革命軍乃開放東門，令漢回新回各商民入城，發給槍械，使同進攻。其時有甘回馬大鼻子，亦率衆百餘參加作戰。相持頗久，猶難克復，馮特民等遂主張用伊犁最大之二十四「生的一」口徑後膛礮轟炸，並以火油焚燬柵欄。楊纘緒則以爲革命事業，首在得服民心，倘以此種大礮，施之巷戰，其結果必連帶傷及民衆，且對新滿營亦不欲多事殘殺。故僅命向霍爾果斯河方向放射數礮，藉礮聲威力使其懾服。詎知駐防接壤新疆邊界之俄人，又欲施其同治間干涉回亂藉口，佔領伊犁之故技，派兵一聯隊，由霍爾果斯河向我方暗中推進。適我方開礮，礮彈竟中落於彼隊。彼以爲我於百忙中，尙有準備，乃自動撤退。伊犁革命軍因得專力對付新滿營。然而新滿營有險可據，勝負殊未可知，時間延長，則此根基未固之革命軍，實有不能支持之慮。乃決定由楊纘緒親自前往

卸任將軍廣福處，請其出面調停。於是廣福及楊纘緒當衆宣言，和平解決，一面組織漢滿蒙回藏五族共進會，推楊爲會長，宣布五族共和之真義。新滿營仰廣福之威信，且懼於革命軍環城之圍攻，持久終將不利，至是亦不能不表示服從。全部戰事，遂告結束。復以廣福楊纘緒名義，召集都統及四領隊大臣，以至新滿營協領佐領，革命軍各首領，與地方團等，會議於商務會，命新滿營將軍裝繳出，並命駐伊寧之錫泊營亦繳械。該兩營因處革命勢力之下，且特有廣福爲保障，乃皆聽命，悉數繳納。因由楊纘緒提議，公推廣福爲臨時都督，於二十日就職於商務會。所有新舊滿營及四營盟旗各長官領隊，均仍其舊，軍標、鎮標名義，則予裁撤，改編爲新伊陸軍第一師，師長由楊纘緒兼領。一面電達南京政府，一面組織臨時政府，並照會俄國領事，適俄覆前次之照會，並提出「保護中俄人民生命財產，維持新疆錢幣之信用，繼續過去中俄各條約之效力等三條」，乃以新政府名義與俄簽訂合同。惟第三條則加以中華民國共和政府所承認有效之條約，伊犁政府亦認爲有效之註釋。於是實行宣佈五族共和，出示安民，大局遂定。更由總司令部懸賞緝拿志銳。烏協領恐受連累，因其培爲新政府步兵團長，乃囑其告密，經馮特民、馬步雲等帶隊前往協領衙門大堂東夾道內，將志銳拖至鼓樓東官錢局門首執行槍決。春竹銘與一姓呂之巡捕亦同時被殺。此役自起義以迄於停戰，革命軍中死難者，計有督隊官周獻臣，隊官劉岐山及兵士五十餘人，而革命卒賴告成。同時新回首領玉山八爺楊和甫，以及察哈爾總管索太，厄魯特總管哈薩克千戶長等，皆極力贊助，遂爲聲援。而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之舊士爾扈特親王帕勒塔（即今敏珠親王之父）亦派其翻譯天津王某前來接洽，表示願爲後盾。此種精神，其間接實予伊犁革命以不少助力，充分表現五族共和之偉大。

(三) 臨時政府之組織及其中心人物 軍事已息，即組織臨時政府，其中心人物如左：

臨時都督廣福，滿人，前伊犁將軍，調往杭州未到任，革命軍舉以為都督，南北統一後，改為鎮邊使。

總司令部部長楊纘緒，湖北人，日本戶山學生，陸軍模範營協統。旋為前敵總司令。

副司令周德勝，安徽人，綏定縣鎮台。未幾自入火藥庫放火炸死，以示効忠清室。

參謀部部長賀家棟，湖南人，伊犁知府兼將軍署文案。

副部長徐心武，湖北人，哥老會首領，革命時欲聯絡漢回乘機擾亂，楊纘緒乃收撫以為己用。

正參謀 張英傑，未詳。

財政部長（後改為司）黃立中，字執甫，安徽人，候補知事軍械局總辦。

軍務部長（後改為司）郝可權，字大衡，湖北人，湖北陸軍學校畢業。

副長 李夢弼，字嘯風，陝西人，陝西大學畢業。

外交部長（後改為司）馮特民，湖北人，湖北自強學校畢業，白話報總編輯。

副長 王緯彤，未詳。

民政部長（後改為司）賀家棟。

副長 黃希正，興齋，伊犁紳士，將軍署文案。

平政院院長馮大樹，湖北人，日本警察學校學生。

前敵總指揮李輔黃，字亞權，湖北人，模範營步兵督隊官。

第一標統馬凌霄，字騰雲，河南人，回教徒，模範營步兵隊官。

陸軍步隊旅長陳金勝，湖北人，砲兵團長。

騎兵旅長姜國勝；未詳。

砲兵團長鄧佐臣，湖北人，砲兵營長。

(四) 新伊開戰及其議和 伊犁革命，九邊震動，然而新疆省會之迪化，固猶在滿官手中。伊犁政府爲竟革命全功計，遂不能不作進一步之努力，乃召集會議，決定電促新疆巡撫袁大化宣佈共和。一面電請中央政府，轉電新撫毋開戰端，一面組織東進支隊，以備不虞。及袁復電，謂願以兵力相見，並派旅長王佩蘭率隊向伊犁進攻。伊犁政府聞此消息，遂派李輔黃率領東進支隊一旅，並騎兵一團前往迎敵。中經大小數戰，營長李卓善陣亡，精河敵軍參將劉某，退守固爾圖，嚴陣以待，革軍前衛，獨立騎兵（騎兵標統錢廣漢率領）乘戰勝餘威，節節前進，直逼固爾圖，並促大隊迅速跟進。此時錢廣漢忽與李輔黃發生意見，且有叛變之趨勢，消息傳到伊犁，總司令楊纘緒乃親自前往鎮攝，詎方行抵精河，錢廣漢已實行率其所統馬隊三營降敵，且會合王佩蘭之師，將李輔黃所率東進支隊整個被圍於固爾圖，先是李輔黃接錢廣漢佔領固爾圖之報告，即命令各隊向前挺進，惟在涉泉之砲隊，因砲運動不靈，未能如令到達。至李輔黃所率隊伍，除砲隊外，其餘悉在固爾圖被敵包圍。而王佩蘭錢廣漢等聞楊纘緒已至精河，又另派騎兵一隊，由南山邊向精河移動，企圖抄襲楊軍。行經沙泉，忽爲在彼之砲隊發覺，乃以巨砲轟擊，當斃敵

兵數百，騎隊遂退。時楊纘緒在精河之軍隊，僅衛隊騎兵二百人，伊犁方面，又無隊伍可以抽調。同時消息傳來，東進支隊已於敵軍包圍中，全體被俘，僅有少數突圍逃出，李輔黃亦無下落，王佩蘭大隊且佔領沙泉，準備向精河進擊，雖沙泉之礮隊已先退回，但亦不敷防禦。於是羣向楊纘緒進言，請其退守伊犁。楊纘緒則以爲一經退卻，即無法支持，革命全功，必致因此喪敗罄盡，乃一面札飭察哈爾總管索太，令其迅調盟旗練軍馬隊一千名，武裝來援，並限二日內到達精河，一面命礮隊嚴密警戒，楊則親率其衛隊騎兵，往精河要隘之黑頭山，收容由敵方潰圍逃回之革軍，計一日夜收得潰兵千餘名，乃給與糧食，略事休息，旋即令其整隊集合，聽候訓話。楊纘緒因將革命之意義，及革命軍之真精神，反覆詳爲講解，並釋其敗績之咎，促其立功自新，且宣言願與共同奮鬪，非至戰死不回。於是士氣大振，楊遂將此千二百人，分爲四大隊，每大隊復分三小隊，每兵均發給內包錫糖之棉花一團，以燈爲命，令進退之符號，乃於晚間，命各隊排成橫列，視中央綠燈爲記，口啣棉花，向沙泉急進，出敵不意，猛力襲擊。王佩蘭以爲革命軍已在固爾圖全軍覆沒，精河軍力單弱，決無抵抗能力，故對精河方面，毫無戒備，及至革命軍晚間突然進擊，慌忙應戰，極感驚惶，且久戰之後，軍士亦已疲勞，革命軍復一鼓作氣，奮死猛攻，王軍無力支持，遂退至固爾圖，革命追踵而至，同時察哈爾馬隊亦已趕到，王佩蘭知不能敵，乃棄固爾圖向迪化方面敗退。總計此役，王軍死者數千人，革軍無多損傷，惟在固爾圖被包圍時，血戰多次，堅持四五月，方孝慈因以陣亡，其餘如馬隊營長李周仁，步隊營長李德勝，邱玉成，參謀黃宗黃，高懷忠等數十人，或罵賊不屈而死，或臨陣殺賊而亡，驚天地，泣鬼神，其壯烈實有足矜式者。無如斯時迪化方面，已得援軍，伊犁方面，又有少數不明大義之隊伍，蠢蠢思動，在前敵者，合計察哈爾調來，及收容被俘逃

回之軍隊，固已在六千人以上，但以四週環境，極爲險惡，且楊纘緒之意，以爲革命在求五族共和，倘迪化方面，能贊同革命，又何必自相殘殺，故將前方防務，佈置妥當，即返伊犁鎮攝。

楊纘緒既返伊犁，適新疆巡撫袁大化來電要求議和，乃派馮大樹、李輔黃、賀家棟、郝可權、徐建國、陳錦等爲伊犁議和全權代表，與袁之代表等會議於塔爾巴哈台，於是全疆正式宣布共和。不久袁大化亦宣告退位，蓋當固爾圖戰鬪激烈之際，新疆提法使兼鎮迪道尹楊增新，向袁大化自告奮勇，願赴前敵助戰，袁氏許之。遂起用遣犯馬福興爲統領，招集回隊五營，屯紮迪化，佯待出發，按兵不動。是時哥老會戕殺官吏，散布謠言，袁大化爲其恫嚇，不安於位。乃電保喀什道尹袁鴻祐爲都督，袁鴻祐爲會黨所殺。袁大化乃保楊增新爲新疆都督，楊爲人陰鷲險狠，且受袁世凱之祕命，仇視黨人，因施種種詭計，知楊纘緒爲黨人領袖，且勢力雄厚，深得民心，乃電中央政府，保楊纘緒爲喀什噶爾提督，廣福爲伊犁鎮邊使，馮特民爲伊犁外交司長，伊塔觀察使，兼伊犁都督府政治顧問，李輔黃爲伊塔鎮台，兼伊犁都督府參謀長，賀家棟爲新疆民政司長，郝可權調迪化任事，馮大樹則任伊犁駐京代表，新疆革命勢力，遂因此分散。而楊增新猶爲未足，更設法陷害黨人，無論回漢各族，稍有革黨嫌疑，悉置之於死地，無一倖免。後又利用湖北人匡時，運動回部首領馬騰霄，將馮特民、李輔黃刺殺於伊犁惠遠城。匡時亦爲楊增新所殺。楊纘緒因丁憂回鄂。從此新疆人民，重受楊增新專制之毒，尤較前清爲甚，而伊犁革命之偉大功業，至此遂煙消雨歇，僅成爲革命史上一過程矣。

○附錄 新伊和議條件 民國元年六月雙方代表訂於塔城

第一款 新疆應實行承認共和，總以不違背共和憲法爲原則。凡伊犁首倡共和之軍隊及在事各人員，新疆均應確認爲中華民國共和黨員。

第二款 新伊關於對內對外政策，均宜合治，不宜分治，一切建設仍應以省垣爲全疆行政立法之最高機關地點以歸統一。阿爾泰塔城均應在全疆範圍之內。

第三款 新伊既商定合治後，須有都督執行一省之行政權。新任楊都督增新現經 大總統任命，應由兩方公認，俾得主持一切，早策進行。限期將省議會成立，再開正式選舉請國務院轉呈 大總統正式任命。

第四款 都督以下所有辦事機關，應暫照內地建設完全省分，並參酌邊地情形分別組織以便實行共和諸要政。仍候政府頒到統一章制，如有應行更改者，再行酌改。

第五款 邊地人材缺乏，所有組織各項機關，兩方人員均應公共推舉，呈候 大總統任命，以資融洽。俟組織完全，兩方原有機關同時取消。

第六款 廣都督係經各界公推，此次對於伊新保全不少，實於地方人民大有功德。將來籌備完善，辭職之時，應照最優之典報酬。

第七款 伊新軍隊撤退後，應照全國軍界統一聯合會章程互相聯絡，共保和平。惟錢廣漢、蔡樂善、李益順、王永興、郭錦章等數人反覆無常，應視爲公敵，不得再留於伊新軍界。

第八款 伊新協餉，來源久斷，相持數月，支發浩繁，全恃鈔票周轉。統一後應切實調查，通盤籌計，一面設法維持，一面請政府撥款補助。所有伊新鈔票，暫行照舊通用，以免金融阻滯。

第九款 伊軍死事之人均不惜犧牲性命爲中華民國構成共和，所有應得卹典，將來應照新政府定章辦理，以慰英魂。

第十款 凡因謀建共和事業在新省被嫌疑拘禁者，均應照 大總統赦令，一律釋放。

第十一款 南疆現在紛擾，伊新合一之後，應設法聯絡，早定大局，免致再生枝節。

上列條件，經中央核示，稍有改易，惟關於組織事宜，均無指駁。（此係根據補過齋文牘丙集上。修改後正式條文未獲見之。北京政府檔案內當可查閱。）此條件公認楊增新爲新疆都督主持全省最高行政權，爲楊氏取得新疆政權之法律上根據。

（五）伊犁革命之價值 當武漢起義之際，各地風起雲從，滿清政府已將推翻，革命空氣，磅礴中原，神州震盪，其進展誠有足驚人者，然而邊徼遐荒，交通阻礙，風氣閉塞，腦筋頑固，不獨不知有所謂革命，而新疆巡撫袁大化，陝甘總督長庚，西安將軍升允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，伊犁將軍志銳等，皆忠於清廷之幹材，當時僑於革命之發展乃互相商議，萬一清廷危急，則聯絡新甘蒙古爲一氣，擁宣統西遷，暫謀偏安，徐圖恢復；如宣統難於西來，則暫擁大阿哥，割據西北，藉圖抵抗。加以邊疆之民，在數千年專制之下，僅知有君主，而不知有共和，旗民則更只知擁戴清室，設當時無伊犁革命之舉，則帝制餘孽，不知要到何時始可消亡，而素相仇視之各族，亦何由對共和有真正之認識？是

此轟轟烈烈之伊犁革命，其有造於整個革命前途，及大中華民族之團結，在歷史上實佔最重要，最光榮之一頁。

(註1)

(註1)參看伊犁革命始末記(林毓著見新亞細亞總號三五)及伊犁革命追憶錄(楊筱農著見天山第一卷第一期)。

第三節 新疆之統一

新疆自建省以來，鎮迪、阿克蘇、喀什三道屬於新疆巡撫；伊塔及蒙哈部落隸於伊犁將軍，北部之阿爾泰初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，清季始劃爲阿爾泰區。入民國後，經楊增新之規劃，先後統一於新疆省。

(一)伊塔之歸併 伊犁舊設將軍，下有副都統兩員，左翼副都統隨將軍駐惠遠城辦事，右翼副都統分駐塔城。接辦參贊大臣事務，統轄其地之旗營。將軍下復有領隊大臣四員，正副總管各一員，協領四員，佐領八員，專管駐防兵丁及遊牧哈薩克等，并不干預民事。民國成立，將軍改爲鎮邊使，副都統取銷。塔城副都統改爲參贊。此伊塔官制之沿革也。自新伊議和之後，依約應即統一，但事實上並未實行統一，其時伊犁鎮邊使爲廣福，革命要員馮特民，李輔黃猶欲據伊犁以與楊增新相抗。革命政府原設之軍務部改爲師團部，參謀部雖已取銷，另設軍務廳於鎮邊使署。其民政、財政、外交、參事各司院，多仍其舊，並未一律裁革。二年四月間，伊犁擬借俄債二百萬盧布，呈請中央核奪。楊開之急呈大總統勿加批准。是年十二月，湯利用匡時使人刺殺馮、李。明年二月，廣福亦病故。楊即遵中央令改鎮邊使爲鎮守使，歸新疆都督統轄。薦楊飛霞署理鎮守使。新伊始行統一。

塔城參贊三年呈請將旗營遣散歸農。五年參贊改爲道尹，歸新督統轄。道下設塔城縣（原設轄於伊犁道）額敏縣、烏蘇縣、沙灣縣和什托蓋縣佐。塔城之滿族與哈薩克同劃分各縣管轄。又土爾扈特六蘇木、察哈爾、厄魯特十蘇木，仿照舊土爾扈特和碩特辦法，直隸於新督，仍受道尹節制。道尹加副都統銜以便鈐束蒙部。自是塔城亦統於新疆。

(二) 阿爾泰之歸併 阿爾泰居新疆之北與新疆有唇齒之勢，故籌新疆邊防者，不能不保有阿爾泰。其地面積，東西約二千餘里，南北約一千餘里。東則毗連科布多，南隔沙漠與新疆之奇台、孚遠、阜康、綏來、諸縣遙遙相望，西南則緊隣塔城，西北則與俄疆接壤。清代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，原有居民爲蒙古族之烏梁海、新土爾扈特、新和碩特三部落。清季，塔城哈薩克人衆地狹，勢不能容，乃借科布多所屬阿爾泰哈巴河一帶蒙人牧地以安插之。其後科城索還借地，塔城不肯，奏請查辦，數年不結。至前七年（光緒三十一年）始准設立阿爾泰辦事大臣。民國成立，改稱辦事長官，直隸於中央。其居民蒙、哈、漢、漢回、新回，皆有。蒙人最多，原有二千一百餘戶，自外蒙西擾，密親王所部徙牧新疆，遠，六年間，祇有一千餘戶，丁約五六千人。哈薩克分十二族，民元以前，有一萬三千餘戶，嗣多徙牧新疆轄境，六年間，祇有七千二百餘戶，丁約三萬六千有奇。漢人經商者約一百餘戶（金夫除外）丁二千餘口，多居丞化寺，及紅峒渠莊。漢回亦二千餘人，多在金場傭工，單身作苦，而有家室務農商者絕少。新回八、九十戶，計一千餘人，多事農田，經商者亦在在有之。論其地利阿爾泰山之金礦，世界馳名。至於河流支出，泉、甘、土、沃，一望荒野，均屬膏腴，誠爲耕牧咸宜，殖民最好之土地也。惜地曠民稀，邊防空虛，俄人垂涎已久，早欲得之而甘心。前清之設官分治，